

左
心
房
漩
渦

王鼎鈞

作品·系列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013045795

1267
2206

左
心
房
漩
涡

王 宇 欣 124

作品系列



北航

C1653970

I267
2206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©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.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左心房漩涡 / 王鼎钧著.

-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3.6 (王鼎钧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108-04287-3

I. ①左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42612号

责任编辑 饶淑荣 舒 炜

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

责任印制 卢 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3年6月北京第1版
2013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8.625

印 数 00,001—10,000 册

定 价 26.00 元

大序

王鼎钧

海中的礁石本是一块形状寻常的巨石，只因海水不断摩擦它，淘洗它……

石头。坚硬的石头。庞大的石头。像海浪的轴。

巨石全身各处的硬度并不完全相同，那组织比较松软的地方，禁不住海水千秋万世的冲激，一粒一粒的流失，一小块一小块的消瘦，甚至一长条一长条的让路，让海水穿过它的肌肉。于是巨石缩小，出现麻窝，孔窍，云一样的崎岖。

所以礁石有独特的美丽形象。

海水对礁石无爱无憎，只是自然如此，必然如此。

一尊礁石就是一部文学史。

* * *

对于礁石，海水是雕刻家。

长于雕刻的，不只是海水。例如罗丹，他手握斧凿，凝视一块大理石，心中有一个形象。

虽然整块大理石光洁无瑕，但是在雕刻家的斧凿下总要一块一块除去，一处一处穿透，一层一层揭掉。他的工作有时像解剖一样谨慎，有时像毁坏一样狠辣。

他在大理石上刻出烟来，从烟里造出神来。

如此，雕刻家心中的形象借着大理石呈现了，凝固了，永恒了。雕刻家之于石头无恩无怨，只是自然如此，必须如此。

这是另一部文学史。

* * *

文章是有病呻吟。无病呻吟不可，有病呻吟则是一种自然和必须。

可是谁愿意听呻吟呢，除了医生，谁会对病人的呻吟有兴趣呢。

所以，最好把呻吟化成一支歌。

歌声究竟能化除多少成见呢，犹太教的祭司有几人喜爱韩德尔的弥赛亚呢，清室的帝王有几人喜爱八大的山水呢，辽金的后裔有几人能欣赏辛稼轩呢。

据说，西施生病的时候，卧室四周的墙外都贴满了耳朵，多少人要听她的呻吟，连一向嫉妒她的那个东施也跑来谛听。

所以，只要是西施，呻吟也无妨。

这也是一种文学史，至少是一种文学观。

* * *

某一个教派的传道人对我说，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，只有人间；没有灵魂，没有复活，只有今生。我听了大吃一惊，这样的主张公然违反基督教的基本信仰，如何还有基督徒闻风景从？现在，我可以回答自己，必定有些基督徒认为天堂地狱多此一举，必定有人认为前生来世徒乱人意，必定有很多很多人希望逝者与他分离来者与他无干，这些人都相信生命应该像一条河……

一次，只有一次。你不能两次插足于同一河水之中。

河水从不两次拍打同一处涯岸，从不两次穿过同一条鱼鳃，从不两次灌溉同一株芦苇。

一次，只有一次，即使是灾难，也不能重新经验一次。

如果觉得一生不够，惟一的办法是观察别人的生活。没有前生，没有来生，但是有“兼生”，让别人同时为他活、替他活。

所以，人们何妨容忍，赞成，甚或鼓励别人敞开生命。这也是一种文学观。

* * *

面对海水，礁石知道谦卑。

面对雕刻家，大理石知道谦卑。

面对听众，歌者知道谦卑。

甚至，当海潮澎湃而来时，有些礁石赶快把自己化成了液体。当雕刻家手握斧凿走近时，有些大理石马上碎成一堆石子。当顾曲者络绎入座时，有的歌手从此哑了。

作品因灵感而受孕，借写作而诞生，赖批评家和读者为之哺育，或长成巨人或长成侏儒，将来或老死或仙去。倘若无人哺育，它会因冻饿而夭折。

有些作品畏惧遭人遗弃，索性不生出来。

文章的命运并不等于作者的命运。文章自己有命。

* * *

生育是不能完全控制的。创作也是。

礁石，谦卑吧，可是不能在海潮中化为液体，要是那样，你未免太矫揉造作了。

大理石，谦卑吧，可是不要在雕刻家面前碎成一堆石子，那样太没有礼貌了。

歌手上台宣称他突然变哑，未免近乎诈欺。

好吧，就做一块顽石吧，承受海水，承受斧凿。

还有比石头更谦卑的吗，即使是岩石，也比一个皮球要谦逊得多。

所有的文章都是顽石，也只能是顽石，在海潮和斧凿未曾加工之前显不出价值来。

但是加工也使一批一批文章速朽。这就是文章的命。

目 录

大 序 1

第一部 大气游虹

明 灭 3

水 心 9

惊 生 15

如 果 21

两 猜 27

失 名 33

山 水 39

读 江 45

旧 曲 51

第二部 世事恍惚

- 黄河在咆哮 59
- 春雨·春雷 65
- 写下格言的汉子 73
- 眼科诊所和眼睛 85
- 最后一首诗 91
- 梦，哪一个是真的 107

第三部 江流石转

- 中国在我墙上 115
- 红石榴 121
- 你不能只用一个比喻 127
- 勿将眼泪滴入牛奶 133
- 分 137
- 我的一九四五呢 143
- 人，不能真正逃出故乡 149
- 给我更多的人看 155
- 我们的功课是化学 161

第四部 万木有声

年 关 171

园 艺 177

夜 行 183

看 大 189

看 苗 195

脚 印 201

言 志 207

对 联 213

天 堂 219

小 结 225

附 录

不愧是一位散文家 子 敏 233

磨剑石上画兰花 赵卫民 237

《左心房漩涡》读后 袁慕直 243



第一部
大气游虹

明 灭

忽然接到你的信，忽然看到你的名字，看到你的笔迹，我的眼睛忽然盲了。

闭上眼睛，用泪把眼球灌溉了，洗涤了，再细看你的签名，笔画是遒劲了，结体是庄严了，点撇钩捺间有你三十九年来的风霜，但是并未完全褪尽当年的秀婉。

就在这一明灭之间，我那切断了的生命立时接合起来，我毕竟也有个人的历史、自己的过去。

据说我今年六十岁，可是，我常常觉得我只有三十九岁，两世为人，三十九年以前的种种好像是我的前生。而前生是一块擦得干干净净的黑板，三十九年，这块黑板挂在那里等着再被涂抹。

三十九年以来，我最大的难题是，怎么才真正像一块黑板那样忘情而无怨呢？怎样看着粉笔化成飞灰而安之若素呢？我的天，我几乎做到了，我把三十九年以前的种种知觉装进瓶子，密封了，丢进苍茫的大海深处，那正确的地点，即使是我自己，也无法再指给人家看。

就这样，往事逐渐模糊了，遗忘了，是真正遗忘，忘了我是谁，《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》，这首歌就是证人。

有时候，月白风清，人影在地，想想这样的大空大破，不是也难能可贵吗？这样的无沾无碍，有几人能够做到呢？

可是又常常做些奇怪的梦。有一次，梦见自己犯了死罪，在浓雾里一脚高一脚低来到刑场，刀光一闪，刽子手把我斩成两段，上身伏在地上，也顾不得下身怎样了，只是忙着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写字，这时凉风四起，天边隐隐有雷声，倒不觉得怎么痛楚，只担心天要下雨，雨水会把我写的血字冲掉。

有一次去逛百货公司，那花了大堆银子精心装潢过的大楼，挑逗着人的各种欲望，也是红尘的一桩过眼繁华。在售男子西裤的那个部门站着一排模特儿，横隔膜以上

的部分踪影不见，老板只需要它们穿上笔挺的裤子扎上柔软的皮带就够了，再多一寸无非是分散顾客的注意力。

我站在那里看了许久，倒不是注意西裤，心里想，这种盛装肃立等人观看任人议论的日子怪熟悉的。夜里又做梦，梦见公路两旁的尤加利树全换了，换成穿西裤的半体，横隔膜平坦光滑，可以当高脚凳子使用。我在这长长的仪仗队前跑了一段路，蓦地发觉我正用下半身追赶上半身。

真奇怪，上半身没有腿，居然会跑，下半身没有嘴，居然能喊。

我一路呼叫：喂，喂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们为什么要分开呢？

喂，喂，我们的血管连着血管，神经连着神经，为什么不能合而为一呢？

乍醒时，我能听见满屋子都是这种呼叫的回声。然后，想起西裤店的模特儿只要腰和腿，首饰店的模特儿只要指和腕，眼镜店的模特儿只要一颗头颅。

多么困难啊，我仍然不能忘记我的完整。

如今，看到信，看到从失去的地平线下冉冉上升的你，刹那间，断绝的又连接了，游离的又稳定了，模糊的

又清晰了。你的信是我的还魂草。

你一伸手，就打开了海底下的那只瓶子，释放了幽囚多年的灵魂。

我的生命史页，像沾了胶水、揉成纸团的史页，你一伸手就一页一页的揭开。

你把我失落了的二十一年又送回来，我不仅仅三十九岁，三十九年以前我早已活过，梦过，也死过、醒过。

我曾经像蚌一样被人掰开，幸而有你，替我及时藏起蚌肉里的明珠。现在，我觉得你还珠来了，我又成为一个怀珠的蚌。

正是种花的季节，为了你的第一封信，我要种一些凤仙。故乡的种子，异乡的土壤。看着它发芽吐蕾，用异乡的眼，故乡的心。

翻开土，把双手插进土里，医治我的痒。

从土里翻出两条蚯蚓来。不，不对，是我把一条蚯蚓切成了两半。那小小的爬虫并不逃走，一面回过头来看它的另一半，一面扭身翻滚。

我是无心的，我往那受伤的蚯蚓身上浇水。我是无心的，可是大错已经铸成了，我只能双手捧起它，把它放